

中华藏典

中国古代艳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琳
封面设计:胡凯

中华藏典——中国古代艳史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787×1092毫米 16开 字数:3900千字

2002年11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

北京市金顺印刷厂 印数:3000册

ISBN7-80606-565-2/K·21 定价(全4卷):260.00元

编 委 会

特邀顾问：周存庞

主 编：齐豫生

编 委：齐豫生

朱立春

李维杰

倪 文

任 珂

江小帆

谭 波

刘 琪

姚继志

许向华

排 版：徐 杰

傅正义

夏于全

夏于全

李 萌

李喜彪

吕致文

莫关亮

郭 超

常志冈

尹 农

董嘉坚

陈迎冰

张红芳

张 桦

杨 波

丁 文

曲洪琪

翟国斌

江 一

钟力辉

陆 冰

王 军

刘志红

孙承飞

乔赫水

唐景安

刘天桦

程 武

罗 琳

王 新

牛 立

中华藏典·中国古代艳史之：

总 目 录

第一卷

秦汉风月传奇

第二卷

隋炀帝艳史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上

第三卷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中

第四卷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下

西太后风流逸史

序 言

“艳史”属于野史的范畴，历来为街谈巷议、稗官者之流所津津乐道，在九流十家中属于小说家一派，故而难登大雅之堂，不但历来为道貌岸然的士大夫之流所不齿，在历代禁书史上，也因其描写真情、食色本性而被认为“有伤风化”，被视作洪水猛兽而大加挞伐、禁毁。翻开历代禁毁书目，赫然在目的往往是那些描写男欢女爱的香书、艳史，只要属于此类作品，即不问可否，不论曲直，言情者禁；谈性者毁，即使像《好逑传》这样优秀的作品，也因其有“侠义风月”之嫌，而被列入了禁毁之列。

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均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及背景，因为有元末之际社会大动荡及群雄逐鹿的背景而产生了《三国演义》这样的不朽著作。同样，也正是因为有明朝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滋生、传统社会道德的沦丧，才产生了《金瓶梅》这部言情写性的登峰造极之作。我们并不否认不少香书艳史有诲淫猥亵之嫌，这也正是其难逃其咎之处，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所谓的“太平盛世”、“隆盛之邦”、“诗书礼仪之家”、满口仁义道德之徒也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掩盖着的其实是骨子里的肮脏龌龊。历代统治阶级为什么要那样大张旗鼓地禁书，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不想让别人将其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公诸于世，以免有辱斯文，有失风度。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汗牛充栋的香书、艳史、奇谈怪论之作比之那些中规中矩地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以及所谓的经世诗文，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更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

令人玩味的是，历代统治阶级的禁毁运动，往往带有几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嫌。秦始皇冒天下之大不韪，残酷地实行了“焚书坑儒”，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咸阳宫里藏满了儒家的典籍，他甚至更希望他的子孙们能遍览百家，集思广益，以图万世、千万世长治久安；乾隆皇帝及纪晓岚等人虽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查缴了很多“有伤风化”之嫌的香书艳史，但他们对《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兴趣决不逊色于街谈巷议之辈。书是禁不完的，你越是禁它，它就越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就越是有人要想方设法地一睹为快。所谓堵塞不如疏导这一法则，不但适宜于治水，也适宜于治书。几千年来香书艳史的广泛存在及屡禁不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作为历史唯物主

义者，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理应持全民族、全方位的眼光，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们，无论你是赞成它，还是否定批判它，都必须在阅读之后才有发言权，这才符合科学地治学和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

我们推出的这套《中国古代艳史》正是基于上述想法的结果。这部艳史将扫描的镜头对准了历代宫廷及帝王将相们，那是历代政治角逐的中心，是国家安危的命脉所在，宫廷的状态和帝王将相们的心态是否正常，往往直接关系到天下的兴衰治乱。书中并不像正史那样一本正经去写他们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而是侧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在匡扶社稷、经营天下的幌子下到底是在“存天理而灭人欲”还是“纵人欲而灭绝天理”。书中为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看似道貌岸然，而实际上腐朽荒淫的群丑图，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道德之沦丧并非老百姓冥顽不化，而罪恶的根源正在于上层统治阶级，所谓的宫廷正是罪恶的制造所，淫荡的发源地；那些帝王将相们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不过集中表现为争权、夺宠、搜刮、贪污、享乐、狼狈为奸而已。如此腐朽荒淫，又有什么理由去妄想子子孙孙永保基业，以至千世万世无穷尽呢？最终的结果除了“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外，还有什么呢？

全书编纂严谨，选材谨慎，虽是“艳史”，但并不等同于那些风花雪月之作，而是从“史”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代兴亡之缘由。

当然，由于我们才疏学浅，编纂过程中恐怕也有疏忽贻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斧正意见。

本书编委会

2002年11月

中华藏典·中国古代艳史之：

《秦汉风月传奇》目录

第 一 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1)
第 二 回	炼剑术姣娜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4)
第 三 回	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 送暖嘘寒娇妻通食客	(7)
第 四 回	意欲摧花慧姬逃世外 势如破竹真主人关中	(10)
第 五 回	粉腻花馨华筵迷艳魅 香温玉软御榻惑才妃	(13)
第 六 回	约法三章愚民入彀 谀辞一席上将开颜	(15)
第 七 回	宴鸿门张良保驾 毁龙窟项羽焚宫	(18)
第 八 回	私烧栈道计听言从 暗渡陈仓出奇制胜	(21)
第 九 回	乱人伦陈平盗嫂 遵父命戚女为姬	(24)
第 十 回	同命鸳鸯营中充质品 销魂蝴蝶帐下擅专房	(27)
第 十 一 回	逆子乞分羹思尝父肉 奸夫劳赐爵酬伴妻身	(30)
第 十 二 回	白水盟心虞姬自刎 乌江绝命项氏云亡	(33)
第 十 三 回	即帝位侮辱人臣 分王封栽培子弟	(36)
第 十 四 回	隔墙有耳面斥戚夫人 窃枕无声魂飞安彩女	(39)
第 十 五 回	长乐宫诸侯观礼 匈奴国阏氏受愚	(42)

第十六回	记旧恨戏诘尊翁 蒙奇冤难为令坦	(45)
第十七回	口吃人争储惊异宠 心狠妇戮将示雌威	(48)
第十八回	讨淮南舍身平反寇 回沛下纪德筑高台	(51)
第十九回	无可奈何撩愁借楚舞 似曾相识被诱说胡廷	(54)
第二十回	挟微嫌家臣害主 嘱后事高祖升遐	(57)
第二十一回	老尼姑瓶中摄酒 少皇子被内遭鸩	(60)
第二十二回	异想天开将人作姦 奇谈海外尊妹为娘	(63)
第二十三回	塞外递情书戏调荡后 狱中忆旧事求救良朋	(66)
第二十四回	夫妻易位少年弄玄虚 甥舅联婚嗣君消艳福	(69)
第二十五回	酒壮胭脂胆秘洞寻狐 香迷翡翠心重帷匿兔	(72)
第二十六回	一人得志鸡犬皆仙 两妇进谗豺狼当道	(75)
第二十七回	室有贤媛刘章笃伉俪 途逢苍狗吕雉竟呜呼	(78)
第二十八回	满面羞惭裸受桃花板 存心仁厚恩加柳叶刀	(81)
第二十九回	立东宫骨肉又相逢 服南越蛮夷咸人贡	(84)
第三十回	半夜深更洪姬引鬼 回心转意慎氏知人	(87)
第三十一回	遇椎毕命数本难逃 谋叛戕生咎由自取	(90)
第三十二回	习经书才媛口授 赎刑罚孝女名传	(93)
第三十三回	掷棋盘太子行凶 退奏折相公呕血	(96)

- 第三十四回 铜山不富饿死黄头郎
翠戒为媒强奸赤足妇 (99)
- 第三十五回 万劫仙姑宥赦左道
再醮民妇正位中宫 (102)
- 第三十六回 能言树栗氏惨投环
解语花芸姝怕著裤 (105)
- 第三十七回 学坏样意羡余桃
作良媒情殷报李 (108)
- 第三十八回 纱帐映芳容水中捞月
荷池冀裸戏镜里看花 (111)
- 第三十九回 窈太主爱情推心腹
董庖人私惠浹骨髓 (114)
- 第四十回 翻戏党弹琴挑夔女
可怜虫献赋感昏君 (117)
- 第四十一回 假含羞蛱蝶头贴地
真抢物蜻蜓背朝天 (120)
- 第四十二回 朱买臣讹传泼水
东方朔力辟偷桃 (123)
- 第四十三回 马上结同心姻缘特别
池中成密约体统何存 (126)
- 第四十四回 大将军性似迂儒
小太后形同木偶 (129)
- 第四十五回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
宫庭易监狱活不耐烦 (132)
- 第四十六回 柳叶成文龙飞九五
杨枝托梦凤折重三 (135)
- 第四十七回 掀风作浪黑瞞不多时
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 (138)
- 第四十八回 阮良娣心如蛇蝎
冯婕妤身挡人熊 (141)
- 第四十九回 去汉邦凄凉出塞
从胡俗苟且偷生 (144)
- 第五十回 大嫖院东宫成北里
小上坟南苑劫西施 (147)
- 第五十一回 拍马屁幸列前茅
吹牛皮几兴巨祸 (150)

- 第五十二回 论贞淫感化妖精
拼性命保全犯妇…………… (152)
- 第五十三回 牛衣对泣不纳良言
象服加身频夸怪梦…………… (155)
- 第五十四回 真放肆欺君逾制
假正经惧姊捻酸…………… (158)
- 第五十五回 求子息淫狐蓄男妾
应童谣飞燕啄皇孙…………… (161)
- 第五十六回 钱可通神嗣君继立
病偏遇鬼废后归阴…………… (164)
- 第五十七回 争坐位藩妾遭讥
露行藏皇儿恕过…………… (167)
- 第五十八回 施奇刑油饼堪怜
发怪响鼓妖示警…………… (170)
- 第五十九回 恩承断袖遗臭万年
死拒穿衣流芳千古…………… (173)
- 第六十回 窃神器安汉公篡位
掷御玺老寡妇复宗…………… (176)

秦汉风月传奇

徐哲身 著

第一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史笔惟将国贼诛，宫中事迹半含糊。
虽然为恶牝鸡唱，因啖真成废食乎。
男女平权已一途，坤仪纠正属吾徒。
闲来戏弄疏狂笔，写出汉宫人物图。

这两首诗便是不佞作这部《汉宫》的宗旨。史家只载军国政治，对于宫帏事迹无暇详记，一概从略。这书既用《汉宫》标题，只写宫帏事迹。对于军国政治，无暇兼述，也就一概从略。虽说是仅供文人消遣，无关正经的小说，犹恐以辞害意，误了一知半解的青年。所以立意宜正，考据宜详，不敢向壁虚造，致蹈“齐东野语”之嫌。读者诸子，都是词坛健将、学馆名流，翻阅此书便知人生处世。无论是甚么元凶巨恶，也只能隐瞒于一时，莫能逃过于后世。即如本书的那位王莽而论，当时何尝不谦恭下士，世人一时为其所蒙，几以伊周目之。不久假面揭破，虚伪毕露，依然白费心机。古之人“盖棺论定”那句说话，确有所至理！至于历朝宫帏中的事迹，可以流芳千古的，不过十之二三；遗臭万年的，倒有十之七八。从前的人，往往徇于重男轻女的习惯，都存着夫为妻纲的心理。以为一切重大责任，自然要男子负着，未免原谅他们几分。因此酿成他们种种的罪恶，尾大不掉，莫可收拾。他们呢？反认为堂堂正史，都未详细宣布他们的罪状，纵有甚么恶行，必可邀准摘释。哪儿防到数千百年以后，竟有不佞这个多管闲事之人，握着一枝秃笔，一件件的写了出来。他们死而有知，定在那儿娇声浪气地咒骂不佞要下拔舌地狱。但是此例一开，安知数千百年以后，没有第二位像不佞这样的人物，又将现代女界中的行为，宛如拍照一般，尽情描写出来的呢！前车可鉴，知有敬惕，因此一变而为淑眷贤媛，留名万世。照不佞揣度，未必无人。这样一来，才不负不佞做此书的一番苦心。话既表明，现在先从那位汉高祖刘邦诞生之初，汉未成汉，宫未成宫，他的一座草野家庭之中叙起。

秦始皇造万里长城，想做他世世代代的皇帝，岂知那时江南沛县丰乡里村的地方，早已应运而生，无端地出了一位真命天子。

这位天子，自然就是刘邦。他的父亲，名叫执嘉。母亲王氏，名叫含始。执嘉生性长厚，里人就尊称他一声太公。又看太公面上，也称王氏一声刘媪。她因不肯辜负太公白养活着他，巴巴结结地就替太公养下两个孩子。长男名伯，次男名仲。养下之后，还不敢认为已尽责任，每日里仍去田间工作。

有一天，她带领两子来到田间。那时正是隆冬天气，因已三月未雨，田里所种的菜蔬，必须灌溉。她因两子年稚，只得亲劳玉手。一连挑了几桶沟水，便觉身子有些疲乏，一面命两子且去放牛，自己先行回家休息。路经一处大泽，水声淙淙，水色溶溶，一见之下，懒神顿时降临，更觉满身发酸，寸步难行起来。乡村妇女原没甚么规矩，他就在堤边一株大树底下，坐着打个盹儿，一时入梦。正在朦胧之间，陡见从空降下一位金甲神祇，满面春风地向他言道：“本神因你们刘氏世代积德，又与你三生石上有缘，颇想授你一个龙种。”言罢，似有亲爱之意。刘媪见这位神祇，出言费解，举止无度，自然吓得手足无措。正想逃跑的当口，不料那位神祇，早已摇身一变，已经化

为一条既长且粗的赤龙。同时又听得一个青天霹雳,立时云雨交作起来。可笑刘媪,就在这场云雨之中,昏昏沉沉的不知人事。

此时太公在家,见他两子一同牵牛回来,未见乃母偕至,忙问:“你们的娘呢?”两子答称:“母亲先已独自回来。”太公听了,不甚放心,拔脚就走,沿路迎了上去。走近堤边,早见他的妻子一个人斜倚树根,紧闭双眼,却在那儿酣眠。急走近他妻子的身旁,将她唤醒转来道:“你怎的在此地睡着?离家不远,何不回家再睡也不为迟!”只见他妻子先伸了一个懒腰,方始睁开惺忪睡眼,朝她自己身上和地下看了一眼,跟着就现出万分惊疑的脸色问他道:“方才大雷大雨,我的衣裳和地上怎么干得这般快法?”太公听了,竟被她引得好笑起来道:“怎么你青天白日的还在讲梦话?今年一冬没有点滴雨水,果有大雷大雨,这是要谢天谢地的了!”刘媪一听并未下过雨,始知自己做了一场怪梦,连称奇怪不止。太公问他何故称奇道怪?刘媪见问,回忆梦境,历历在目,不禁把她的双颊臊得绯红起来道:“这梦真是奇突,此处过路人多,回去对你讲罢。”太公听了,便同刘媪回到家里。

两子一视他娘回来,欢喜得兼纵带跳的,来至他娘面前。一个拉着袖子,一个拖着衣襟,一齐问他娘往何处闲游;为何不带他们同去?刘媪不便将做梦的事情告知两子,只得哄开他们,方将梦中之事情悄悄地告知太公。讲完之后,还问太公,这梦主何吉凶?太公听了道:“幻梦无凭,何必根究!我们务农人家,只要上不欠皇粮,下不欠私债,吉也吉不到哪里去,凶也凶不到哪里去。今天的这个怪梦,无非是因你疲倦而起。这几天你可在家里休息,田里的生活,让我一个人去做便了。”等得晚饭吃毕,刘媪先把两子照料睡下,又与太公谈起梦事道:“梦中那位金甲神祇,他说授我龙种,我曾经听见老辈讲过,只要真是龙种,将来就是真命天子。难道我们刘氏门中,真会出个皇帝子孙不成?”说着,她的脸上又露出一种似乐非乐,说不出的神情。太公听了,吓得慌忙去止住她道:“快莫乱说,此话若被外人听去,就有灭族之祸。我和你两个,只望平平安安的,把两子管教成人,娶媳抱孙,已是天大的福气。”

刘媪听了,虽然不敢再提梦事。早是就在那天晚上,所谓的龙种,真个怀在他的腹中去了。次年果然养下一个男胎,却与头两胎大不相同。此子一下地来,声音宏亮,已像三五岁的啼声;又生得长颈高鼻,左股有七十二粒黑痣。太公偶然记起龙种之语,知是英物,取名为邦。他这个命名的意义,有无别的奢望且不管他。单讲他又因为这个儿子,排行最小,就以季字为号。不过刘媪对于此子,更比伯仲二子,还要加怜爱。或者她的梦中尚有甚么真凭实据,不肯告人,也未可知。好在她未宣布,不佞反可省些笔墨。刘家既是世代业农,承前启后,无非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些事情。伯仲二人随父种作倒也安逸。独有这位刘邦年渐长大,不事耕稼,专爱斗鸡斗狗,狂嫖滥财,以及代人打抱不平事。太公屡戒勿悛,只好听之。后来伯仲两个娶了妻子。伯妻素性怪吝,只见他这位三叔,身長七尺八寸,食量如牛,每餐斗米瓮酒,尚难果腹,如此坐耗家产,渐有烦言。太公刘媪既有所闻,索性分散产业,命伯仲二人挈眷异居。邦尚未娶,仍随两老度日。

光阴易过,刘邦已是弱冠年华,他却不改旧性,终日游荡。自己一个人已经化费很大,还要呼朋引类,以小孟尝自居。他娘虽是尽力供给,无奈私蓄有限,贴个精光。太公起初念他是个龙种,未免势利一点,另眼看待也是有之。后来见他年长无成,并没指望,自然又厌恶起来。

有一天,刘邦被他父亲训斥几句,不愿回家,便到他两个老兄家中栖身。长嫂虽然瞧他不起,因为丈夫相待小叔甚厚,未便过于叽咕。谁知没有几时,长兄一病归天,这位长嫂,更恨他入门不利,忙去说动二婶,联盟驱逐小叔。刘邦见没靠山,方始发出傲气,一怒而去,不得已又钻到近邻两家酒肆之中,强作逆旅。这两家酒肆的主人,都是寡妇,一名王媪,一叫武妇,二妇虽属女流,倒还慷慨。一则因刘邦是她们毗邻少年,要看太公的面;二则因他在此居住,他的朋友前来和他赌博,多添酒客,比较平时反而热闹。以此之故,每日除供给酒饭外,还送些零钱给他去用。他本是一个随处为家的人物,有了这般的一个极妙地方,自然不肯莺迁的了。

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又来寻他赌博。听说他喝得烂醉,蒙被而卧,将被一揭,并无刘邦其人,只见一条金龙,似乎睡熟在那儿,吓得倒退几步,再将床上仔细一看,那条金龙忽又不见,仍是刘邦一个人,鼻息鼾鼾地躺在床上。这位朋友,此时已知刘邦大有来头,哪里还敢去惊动他老人家,赶忙退了出去,把这事告知大众。就由这位朋友为首,私下凑集一笔银子,替刘邦谋取了一个泗水亭长的职务。刘邦知道此事是大众抬举他的,谢过众人,便去上任。

古代亭长之职,比较现在的地保,大得有限。不过那时刘邦寄食酒肆,究属不雅,一旦有了此职真比得了甚么还要高兴。每天办几件里人小小的讼案,大的公事自然详报县里。因便认得几个吃衙门饭的人员:一个是沛县功曹萧何,一个是捕役樊哙,一个是书吏曹参,一个是刽子手夏侯婴,其余的无名小卒也不细述。不过这四个

人与刘邦年龄相若,性情相同,不久即成肺腑之交。每过酒上,必与刘邦开怀痛饮,脱略形迹。

有一次,刘邦奉了县委,西赴咸阳公干。一班莫逆朋友,因他出差,各送赆仪,都是馈百钱三枚。惟有萧何,独馈五枚。刘邦暗喜,他说数虽不多,足证交情有别,因此更与萧何知己。及入咸阳办毕公事,一个人来至宫外闲逛。是时始皇尚未逝世,这天正带了无数的后宫嫔妃,在御园之中,九霄楼上,饮酒取乐。一时宫乐奏起,乐声飘飘的随风吹到刘邦的耳内。他忙跟着乐声抬头一望,方知这派乐声就从此楼而出,心知必是始皇在此取乐。同时又见那座御楼高耸云际,内中粉白黛绿的塞满了一楼,他见了万分妒羡。因思大丈夫原当如是,当下胡思乱想了一会,只得意兴索然地回县销差,仍去做他的洒上亭长。这般的一混又是好几年了。他因手头已经不似往日的窘迫,只是尚无妻室,皇帝倒没有想到手,孤家寡人的味儿却已受得难熬。于是四处物色女子,东一个、西一个的,被他也勾搭了不少。这天正是中秋佳节,他便在一个姓曹的女子房中喝酒,忽见萧何连夜来访,相见之下,一面添座同饮,一面问他有无公事。萧何道:“前几天,单县里来了一吕公,单名一个父字,号叔平,与我们县尊有旧,据说避仇来县,带了妻房子女一大群人物,要托县尊随时照应。县尊顾全情谊,令在城中居住,凡为县吏,都该出资往贺。”

刘邦听毕,初则若有所思,继而又点首微笑。萧何不知其意,复问道:“我是好意通知,你去不去也该复我一声!”刘邦方连连答道:“去去去!他既有宝眷同来,我要瞻仰瞻仰,如何可以不去?”萧何听了,也不在意,吃了几杯,辞别而去。

次日刘邦践约到县,访得吕公寓所,昂然径入,其时他的一班熟友,全在厅上帮吕家收受贺礼。见他到来,便戏弄他道:“同人公议,贺礼不满千钱者,须坐廊下。”刘邦听了,并不答话,就取出名刺,写上贺仪万钱四字因即递进。吕公见他贺仪独丰,惊喜出迎,延之上坐,寒暄几句,又将他端详了好一会,摆出酒筵,竟请他坐了第一位。酒过三巡,众人各呈贺礼,他此时身无分文,依然面不改色地大嚼特嚼,喝得醺醺大醉,方对吕公言道:“万钱不便随身携带,明日当飭仆送上。”吕公笑谢。席罢客散,吕公独邀他至内室,对他笑道:“老夫略知相术,见君是位大贵之相,将来自知。长女雉,小字娥姁,生时有异兆,愿奉箕帚,幸勿推却!”刘邦听了,乐得心花怒放,慌忙行过子婿之礼,吕公含笑扶起。送走之后,笑对吕媪说:“我们女儿,得配刘郎,真好福命也!”吕媪自然大喜。

没有几时,已是花烛之期。交拜天地,送入洞房。刘邦见吕雉,千般娇艳,万种风骚,非常合他胃口。太公刘媪见了新人,不过平平而已。过了两年,吕雉生下一女,便是将来的鲁元公主。又过数年,复育一子,就是将来的惠帝盈。刘邦生性好色,在未娶吕雉以前,已与曹姓女子,生下一子;娶了吕雉之后,始将曹女列为外室。此事不瞒朋辈,仅瞒吕雉一人罢了。刘邦此时虽已成家有子,不过福运未至,一时无法发迹。闲居没事,便自制了一顶竹皮冠,高七寸、广三寸,上平如板,式样奇异,自称刘氏冠。后来得了天下,垂为定制,必爵登公乘,方准戴得此冠,后人称为“鹄尾冠”。有人说刘邦早有帝志,此冠便是证据,此言不为无因。

这年秦廷颁诏,令各郡县遣派犯人西至骊山,帮筑始皇陵墓。沛县各犯,便命刘邦押解。谁知他沿途因酒误事,所有犯人,逃脱大半。刘邦一想,既已闯祸,索性统统放走,完全做个好人。等得放走各犯之后,他当时就想逃至深山避祸。后来一想,我的父母可以丢了不顾,我的妻妾,哪好不管。她们二人,一般的花容月貌,我妻的性情,尤其不甘独宿。我刘邦事事肯为,惟乌龟头衔,不愿承受。我何不连夜回至家中,将我妻妾挈同而逃。他想罢,即向阳里村而来。及至行近那条大泽,忽听得前面哗声大作,又见有十几个村人奔逃而至。刘邦问他们何故如此,那班人答道:“泽边有一条大白蛇伤人,你也不可前去!”刘邦此时酒尚未醒,胆子不免大了起来,越过村人,几个箭步奔至泽边。果见一条数丈长的白蛇,横架泽中,俨如一座桥梁。他此便冒了一个大险,只想侥幸,拔出佩剑,窜至那蛇身旁,拦腰一剑,幸将蛇身剁作两截,他方呵呵大笑。不料酒气上涌,一跤跌倒在地,竟然睡熟。

及听有人唤他,醒来一看,认得是位同村人氏。那人道:“刘亭长,你的胆子真大,你放走犯人,一个人还敢回来,县官已把你的尊夫人捉去,现出赏格派人捉你呢!”刘邦一听他的妻子已经被捉,此时自己要保生命,话也不答,拔脚便想逃走。那人一把将他拖住,刘邦更加着急道:“你将我捉住,难道想领那个赏格不成!”那人摇首道:“我何至于如此不义,你莫怕,此刻深夜无人,我和你谈谈再走未迟。”刘邦没法,只得与他席地谈天。那人道:“泽边一条大蛇,不知被何人所斩,已是奇事。我方才走过那儿,又见一位老妪,抱蛇大哭。问她何故,她说她是那蛇之母,那蛇又是甚么白帝子,被一位甚么赤帝子所斩。我还想问她,忽然失其所在,你道此事奇也不奇?”刘邦听了,心里甚是暗喜,嘴上却不与他明言。谈了一刻,天已微明。刘邦别了那人,便向原路而去。一边走,一边暗忖道:我是龙种,我娘曾和我提过,我那位赌友,他又见我床上有过金龙,此姬所言,虽觉荒诞,既会忽尔不见,必非无因。县里既是出了赏格拿我,我且逃出这个龙潭虎穴。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慢慢地招集天下英雄做番大

举,有何不可。想毕,一看已经离乡甚远,他就一个人来到芒碭二山之间。正想觅个安身之处,不防身后一阵腥风,跳出一只猛虎。说明迟,那时快,他的身子已被那虎衔住。正是:

醉中幸把蛇身斩,醒后反从虎口投。

不知刘邦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炼剑术姣娥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却说刘邦被那只猛虎衔住身体,这一吓,还当了得!他虽然明知山中没有人迹,但是要想活命,自然只好破口大喊救命。

谁知真命天子,果有百神护卫。忽然半空之中,横的飞下一个垂髫女子,奔至虎前,用手急向虎头之上拍了一下道:“你这逆畜,一眼不见你就出来闯祸,还不速将贵人放下!”那虎听了,仿佛懂得人事的模样,就轻轻地将刘邦身体由口内吐了出来,径自上山去了。

此时刘邦的苦胆几乎吓破,早已昏昏沉沉地晕在地下。后经那个女子将他救醒,他忙一面坐了起来,一面便向那个女子口称恩人,倒身便拜,又说:“恩人怎有这般武艺?真令人钦佩!”只见那个女子,一壁将他扶起,一壁嫣然微笑着对他说道:“将军既具大志,我以为必有非常气概,谁料也与常人无甚区别,未免使人失望。”刘邦听了不解道:“小姑娘所说之话,究是指的甚么而言?”那个女子又含笑道:“大丈夫膝下有黄金,异常名贵,今将军见人乱拜,似失身份!”刘邦听了,方始明白她的意思。此时且不答话,先把自己衣服上的灰尘拍去之后,方对那个女子辩说道:“大丈夫自应恩怨分明,我刘邦受了小姑娘救命之恩,怎好庞然自大,不向小姑娘拜谢?”那个女子听了道:“这事譬如现在的秦帝,他偶然出宫行猎,一时不慎,被虎所衔,当时由他的卫士,也将他从虎口之中夺了下来,难道秦帝也要向那个卫士下跪,谢他救命之恩不成?”刘邦听了道:“这是不必的,赐金封爵已足补报的了。”那个女子道:“既然如此,将军的大志,无非想做秦帝第二罢了。目下虽是避难此山,尚未发迹。但是一个人的本性,总在那儿的。”

刘邦这人,本是一位尖刻之徒,平时与人交涉,不管有理无理,一定争得自己不错。此时的向人谢恩,毫无错处,反被一个小女子,驳了又驳,不知从哪里说起。只思她是救命恩人,何必与她多辩,便笑着认错。那个女子,方始不提此事。

刘邦又问那个女子道:“小姑娘的满身武艺究是何人传授?小小年龄,何故住在此山,又何以知我具有大志,可能见告否?”那个女子听了,便指着一座最高的山峰道:“寒舍就在那儿,将军且同小女子到了寒舍,自当细细奉告。”

刘邦听了,便跟了她来至最高峰顶,果见那里有数椽茅屋。篱边野菊,墙下寒花,门前一溪流水,屋上半角斜阳,一派幽景,陡觉胸襟为之一爽。刘邦正在那路边走看景色的当口,忽见起先的那只猛虎,偏偏蹲在路旁,只将他吓得闪在那个女子的身边道:“小姑娘,此虎莫非是尊府所养的么?”那个女子微笑答道:“是的。此虎乃是家母的坐骑。家母今春仙去,我便留它在舍伴个热闹。”说着,恐怕刘邦害怕,不敢走过那虎面前,便对那虎喝道:“逆畜不准无礼,贵客在此!”那虎听了,真有灵性,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踱近刘邦的身边,用鼻子尽是嗅他的衣襟,表示亲昵的样子。刘邦此时因有女子在侧,并不怕惧。一时进了茅门,那个女子一直就将他导入自己卧室。刘邦一看室内,布帘纱帷,竹椅板棹,甚是雅静。心里以为一个女子,虽有武艺,不必至于孤身居此荒山,且等她说明之后,自然知晓。

那个女子,一边请刘邦随意坐下,一边舀了一杯凉水递与了他,方始坐下说道:“小女子原籍冀州,姓袁,小字姣娥。先君子在日,曾任御史大夫之职。只因秦帝无道,屡谏不纳,后见他喜污大臣的妻女,已属气愤难平。岂知有一日,秦帝大宴群臣,兼及命妇,是日先君子携了家母上殿,男席设在偏殿,女席设在后宫。家母自然随着大

众人入内。先君子正待宴罢之后，趁着秦帝高兴的时候，预备再谏，望他变为一位有道明君长保江山。谁料酒过三巡，秦帝入内更衣，良久不出。先君子尚以为或有各路诸侯的奏报，秦帝必须亲自批札，并不疑虑。及至席散，犹未见秦帝出来。等得归家之后，始见家母业已先回。问明原因，才知家母正在后宫觥觥交错的当口，忽见秦帝携了一位美貌妃子，来至席间，向众位夫人说道：‘朕本怀与民同乐之志，众位夫人今天一齐入宫，也是亘古未有的创举，朕拟各敬一杯！’秦帝此言一出，竟将众位夫人，大吓一跳，吓得一个个慌忙离席辞谢，不敢谨领圣恩。秦帝别怀深意，他的敬酒，便想藉此调戏众位夫人，后见众位夫人不敢领情，方命妃子代敬。妃子敬过之后，托故入内而去。那时秦帝宛同穿花蝴蝶一般，东边席上谈谈，西边席上说说。那些夫人，都是他的臣下，个个弄得十分腴腆，局促不安。但又不敢和他去讲，只得俯首正襟危坐。那场酒筵，何尝有点滴入口。过了一会，秦帝偏偏看上家母，笑着走过来对家母说道：‘袁夫人，朕闻你深娴剑术，朕拟劳夫人当朕面前，施展奇术一番，毋却朕命。’家母因是君命，未敢有违。只得脱去外衣，口吐炼就的那柄神剑，飞在空中，上下盘旋，左右翔舞。复将一柄神剑，倏忽化为十柄，由十柄变为百柄、千柄、万柄，后来满宫全是神剑，万道光芒，不可逼视，竟至人与剑合而为一。良久，始将神剑吸回口内，面不改色，发未飞蓬。秦帝见了，万分夸奖。等得席散，忽奉圣旨，让袁夫人暂缓出宫，尚有问话。家母听了，未便违旨，只得等候后命。又过一会，就有一个小内监来将家母引至一座秘宫。那时秦帝已经先在那儿。岂知秦帝真是一个禽兽，杀无可赦，竟来调戏家母，并说：‘如不依从，便有灭族之祸。’说完，将要来解家母衣襟的样儿。那时家母羞云满面，忍无可忍，一想若要伤那秦帝性命，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后世，未免难逃一个杀字。想到此地，便借更衣为名，悄悄地飞身上屋，逃至家中。家母即把此事，告知先君子。先君子，听了恨不得立时奔进宫去，手刃那个无道昏君。还是家母劝住，她说：‘人君譬诸父母，虽有错事，断不可以伤他的性命。好在妾身尚未失身于他，何不挂冠隐避，免得再有不便。’先君子甚以为是，正想收拾行李，连夜离开咸阳的时候，忽接圣旨，命先君子到边郡亲去催粮。先君子既已为内监所见，自然不好不奉君命，一时没法，只得悄悄地令家母在他走后，速即携同小女子来到此山隐避。先君子一时催粮公毕，不去面君，趁人不防，溜到此间来会我们。不料家母与小女子在此山，一候三月，未见先君子前来，后由家母亲去探听。”

姣娜讲至此地，忽然呜咽起来，“先君子已被那个昏君暗杀了！”刘邦听了忙接口道：“可恶可恨！此仇不可不报！”姣娜听了点首道：“小女子也是此意。后来家母不谈世事，只练她的剑术。到得今年春上，家母术成仙去。临行的时候，叮嘱我道：‘秋末冬初，必有一位贵人名叫刘邦的来此避祸。此人具有大志，你的亡父之仇，他能代报。汝是红尘中人，没有仙缘，随他做个小妾。’”

姣娜讲到这句，顿时红霞罩脸，万分忸怩，便低了她的头，用手拈弄衣带，脉脉含情地一句无言。

刘邦原属色中饿鬼，今见姣娜如此娇羞，溢形妩媚，又知她身怀绝技，大可助我一臂之力。一时喜得心痒难搔，忙装出多情样儿，对姣娜笑道：“令堂之命，我刘邦怎敢不遵。无奈已娶吕氏，今将小姑娘屈作小妾，未免说不过去。但望异日果能发迹，总要使小姑娘享受人间富贵，于心方安。”姣娜听了，始渐渐地抬起头来答道：“富贵二字，倒还不小女子的心上，惟有父仇未报，未免耿耿于心。”刘邦道：“目今朝廷无道，兵戈四起，我本拟招集天下英雄，乘机起来。否则我也不敢将那些人犯放走了。”姣娜又问他的家事，刘邦倒也不瞒，全部告知了他这位新宠。姣娜听毕道：“如此说来，刘郎只好在此屈居几时，慢慢的见势行事。”刘邦道：“我本是来此避祸，自然权且安身。今有小姑娘伴我寂寞，倒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惟此山高凌霄汉，居处虽有，酒食又从何地沽买呢？”姣娜道：“此处离开东山，仅有数里。那里有个小小村落，都是打猎谋生的人家。寻常食物，那里都有，郎的饮食起居，我会料理。”刘邦听了，更是高兴。

及至天黑，刘邦要与姣娜共枕，姣娜道：“我与郎同床各被如何？”刘邦听了，甚不为然道：“我与娘子，既遵岳母的留言，已有名义，你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姣娜听了，便红了脸道：“我现在方练剑术，将要功成圆满的时期，况且年未及笄，不知人事，燕尔之好，请俟异日，我郎请勿见逼！”刘邦哪里肯听，便自恃尚有几斤蛮力，悄悄地趁姣娜的一个不防，忽地扑上前去抱她。谁知只被姣娜用手轻微地一推，早已跌至床上。幸有被褥相衬，不致受伤。此时姣娜忙又赶去将他扶起，含笑道：“我的薄技，去到深宫报仇雪恨，似尚不足，与郎为戏，却是有余。奉劝我郎暂忍一时，且待我将剑术练成之后，那时身已长成，正式抱衾，奉侍我郎便了。”刘邦知非其敌，只得依她。

过了几时，有一日，姣娜已往后山打鸟，备作刘邦下酒之肴。刘邦一个人正在家中闲着无事，忽见门外匆匆地走进一位娇滴滴的少妇，身边还携两个孩子，定睛看时，不觉大惊。

诸君，你们且猜一猜此妇是谁？原来正是异日身为汉室第一代后妃的吕娥姁便是。此时刘邦一见他妻携孩子二人寻来，吓得变色问她道：“贤妻单身，怎么能够寻到此山来的？快快与我言知，使我放心。”娥姁听了，先命

子女见过父亲，方始坐近刘邦的身边说道：“妾虽无能，已经代君身入囹圄，受尽刑法。但是君身躲于何处，我只要按图索骥，一望便知。”刘邦听了，似信不信地道：“贤妻莫非能知过去未来的算术不成？”娥姁听了摇首道：“算术虽然不会，我幼时曾习望气之术，凡是天子气，集于空中，现出氤氲五颜之色，其下必有天子居在那里。所以无论君在何地，我自会一寻便着。”刘邦欣然道：“有这等事来么！我闻始皇常言东南有天子气，所以连番出巡，意欲压胜。难道始皇已死，王气犹存，我刘邦独能当此么？”娥姁道：“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君生有异相，安知必无此事呢？不过为今尚是苦未尽、甘未来的时候。君闯下大祸，反而安居此地，妾身的苦头，真是吃得够了。”刘邦道：“你的那位萧何叔叔，他在县里难道他就袖手旁观，让你吃苦么？”娥姁道：“萧叔叔起先赴咸阳公干，今始回来。此次我能够出来寻你，正是他的力量。”刘邦道：“罪不及妻，今古一例。况且你是替夫代押，又非本身犯了奸案，县里怎好不分皂白地动刑起来？”

娥姁听了，陡然一阵伤心，一边淌着泪，一边将她所受之苦，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说了出来道：“我那天正在家中帮同婆婆料理中馈，那时并未知道你已放走人犯。忽见来了一班差役，穿房入户的口称前来拿你。我也以为一身做事一身当，故而并未躲避。那班差役，一见你不在家中，不能销差，便把我捉去。”刘邦听到此地插嘴道：“我知闯了大祸，深恐累及于你，我就马上回来接你同逃。后遇一个村人，他对我说，你们都已避往他处，所以我只得逃到此间。”娥姁不信道：“你这话便是敷衍我的话，我们何尝避开，真的避开，又何至于被捉？你如回来，无论谁人说甚么话，你也得回家看看真实的情形呀！我还在次，家中还有你的二老呢。”刘邦道：“你不信，我也不申辩，日后自知。你可知那条大白蛇，又是谁把它剁成两断的呢？”娥姁失惊道：“我在狱中的时候，倒是听人说过此事。我那时想想，一则你既没回来过，这种必是谣传；二则你的武艺有限，怎会斫了这条大蛇？照这样说来，真的回来过了。”刘邦听了，便将他所做的事情，反先讲与娥姁听了。娥姁听到白帝子赤帝子的说话，倒也欢喜。及听到她的丈夫，已纳此间这个姣媚姑娘作妾，不禁又起醋意。于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怨恨她的丈夫无情。刘邦忙又将自己与姣媚虽有名义，并未成婚的说话，细细地告知了她。她听得姣媚既能全贞，又有武艺，始将醋气稍平。忽又想起她自己狱中所作之事，未免有些对她丈夫不起，良心一现，始对刘邦道：“此女既不当夕，尚知大体，我又看她是位孝女，只好姑且承认她了。”刘邦道：“我的事情，已经全部告知你了。现你既然承认了她，且等她打鸟回来，我便命她与你行礼。你此刻快先把见官的事情，告诉我听。”娥姁听了，忽又将她的嫩脸一红道：“我吕娥姁做了你的妻子，真是冤枉。我那时一到衙门，一以则为有萧家叔叔照应，二则无非将我这个人作抵押罢了。岂知那个瘟官，不讲情理，一见将我拿到，逼着要我供出你的藏身之所，我当时真的不知你在何处，自然没有口供。那个瘟官，便喝令差役，褪去我的衣裳，将我赤身露体的，枷在地下就笞。我这个人虽非出自名门，倒也娇生惯养，真正是颗掌上明珠，怎能受得住那种无情的竹板。当时的凄惨情状，也只有流红有血、挨痛无声二语可以包括。笞毕之后，押入女监。”刘邦听到此地，只气得双足乱躁地道：“糟了糟了！我刘邦也是一位现任亭长，你总算是位夫人，竟被那个狗官，当堂裸责，试问我刘邦将来拿甚么脸去见人？”娥姁一见刘邦对她如此重视，想起狱中失身之事，若为丈夫知道，必伤夫妻的感情，忙在腹中编排一番说话，方又接下去说道：“我入了女监之后，身上刑伤痛楚，惟有伏枕呻吟。那时身边又没银钱铺排监中的费用，万般虐待，一言难尽。过了几天，忽有一个男监役，串通女役，私来调戏于我。”刘邦不待她说完，急拦着她的话头问她道：“那个男役，怎么调戏于你！难道你你你……”娥姁也不待刘邦问完，忙说道：“你放心！我又不是那班无耻的妇女，那时自然破口将他们大骂一顿。我既已存着拼死无大难的决心，他们虽狡，却也无法奈何于我。不料世上也有好人，又来了一个书吏，叫做甚么吴其仁的，怜我刑伤厉害，替我延医医治。医愈之后，此人绝迹不来。”刘邦道：“这姓吴的是谁呢？我似乎知道县里没有这人。”娥姁道：“此人是我恩人，我将来必要报答他的。你真的想不起此人么？”刘邦复仔细地想了半天，依然想不出此人。

说也好笑，此人真是并无其人，乃是娥姁胡诌出来骗刘邦的。其实呢，娥姁入监之后，便有那些男役前来调戏她。她当时真也不从，后因种种虐待威迫，吃苦不过，只得失身。失身以后，那班情人，爱她多情美貌，真的替她延医医治。伤愈之后，自然不再吃苦。她的初意，原想老实告知刘邦。嗣见刘邦对于她的受笞，已说没脸见人，逼奸之举，那还了得，所以诌出胡言。刘邦从前不是说过乌龟头衔，不敢承担那句话的么？他居然也像孔老夫子说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起来。皇帝的口风，如此毒法，倒也奇事。再说刘邦一时想不起那人，只索罢休。又因他妻子说得如此贞节，自然相信。

就在此时，忽见姣媚笑咪咪的一个人空手回来。刘邦此时也来不及问她何以空手而回，所笑又为何事，只叫她快快参见嫡妻。姣媚奉了母命，本愿作妾，所以也就极恭顺的，以妾礼拜见娥姁。此时娥姁见她年未及笄，又

很识理，倒也甚是投机，并将自己种种的事情，全行告知姣娘。姣娘听毕之后，方才对他们夫妻笑着说出一件极奇突的事情来，正是：

室有贤姬无足喜，溪生怪物实堪惊。

不知姣娘究竟讲的一件甚么怪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 送暖嘘寒娇妻通食客

双峰对峙，上有小小一片平地，林木幽郁，香味扑人。林外乱石横叠，如人如兽，位置井然。其间有一块巨石上，流泉滴滴，年月久远，水渍经过之处，已成微微的凹形。距此处约二三十步，有一小溪，约深数尺，水色清澄，光可鉴发，终年不涸。每当夕阳西下之时，映水成赤，溪边杂树环绕，如有人坐树下持竿垂钓，定是一幅天然图画。这是甚么地方？就是姣娘常至那里打鸟的后山。当时尚无一定名称，后人因此处为刘邦作过居处，便称作皇藏峪。

这天清晨，姣娘因为刘邦有酒无肴，便与刘邦说明，背了一支鸟铳，一个人来到林中打鸟。谁知此时那些雀儿，均已飞至别处啄食，林中寂静，既没鸟影，亦无鸟声。她等了半天，并无只鸟飞回。她等得不耐烦起来，便走到溪边，倚树小坐，混过时光。又过了一会儿，觉得有些疲倦，她便闭目养神。刚刚闭住眼睛，忽然听得溪水澎湃之声，似乎像向岸上冲来的样子，慌忙睁开眼睛一看。不看犹可，这一看，真也把她大大地吓了一跳！

这末她究竟看见的是甚么东西呢？原来那条溪中，陡有一条数丈长的白蟒，掀天翻地地在那儿水里洗澡。她不怕所养的那只猛虎，因为那本是她的娘的坐骑，幼小看见惯的。此时的一条大蟒蛇，真是眼似铜铃，口似血盆，那种张牙舞爪的神气，似乎一口可把几个人吞下。她自出娘胎以来，两只尊眼之中，像这般的巨蛇，真是头一次看见，害怕自在情理之内。她既吓得手足无措，幸而已有练就的功夫，忙将她那个既便捷而又玲珑的小身材，疾如飞鸟的一般，早已几个箭步，蹿至那座林内。还不放心，又爬到其中最大最高的那株古树顶上。看看离地下已有七八丈远，那条巨蛇，只要不像龙一般会飞，便可不怕它。她身居树顶之上，向溪中的那蛇一望，因为她所处的地方很高，看见那条蛇身，只不过三五尺长了。看去既已不大，害怕的心理当然减去十之七八。她的武功虽已不错，她的剑术尚未至登峰造极，随意收放的程度。幸有手中的那支鸟铳，本已装好，她又再装上些毒药，用铳瞄准那条大蛇的眼珠，砰砰的一连两铳，居然也有穿杨之箭的绝技，竟把那蛇一对像灯笼般的眼球，早已打瞎。当下只见那条大蛇，受了毒药，似乎痛得无法可施的样子。顷刻之间，天崩地裂一声，死在溪内。她又等得那蛇不会动弹有好半天了，知道它准已死定，方才爬下树来。走至溪边，定睛一看，忽又称起奇来。你道为何？原来那条死蛇，不知怎的一来，忽又变为银的。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看去分明是一条像银子打成的巨蛇。及至仔细一看，却是一只一只元宝镶合而成的。

此时的姣娘，便知天意真是兴刘，此银就是助她们起事的军饷。她这一喜，非同小可，鸟也顾不得再去打了，赶忙奔回家中，想报喜信。她笑咪咪的正要向刘邦开口，刘邦自然不知此事。一见她来，就叫她拜见娥姁。娥姁接着又将自己此番吃苦的事情，告知了她，她一时没有工夫可说此事，等得娥姁说完，他始将白蟒化银的奇事，告知他们夫妻两个。

刘邦听毕，先第一个开口对姣娘说道：“我前回在我们那个阳里村前，那条大泽之上，所斩的白蛇，当时有一人听见有个老姬说过，那蛇是白帝子。我此刻想起前事，他既是白帝子，难免有灵性。我此刻倒防它前来，以利诱我，或者要想报仇，也未可知。”姣娘道：“此话近于因果报应，似难决断。但是我亲眼见它已化为无数的元宝。照你对我所说的种种祥瑞揣测起来，我以为有吉凶凶。”说着，又问着娥姁道：“夫人以为我言如何？”娥姁这人，端庄不足，机警有余，便决然地对刘邦道：“袁妹之言，甚有见解。你本是一个龙种，现在无端地得了一注银子，安知不是老天要亡秦室，助我们起义的饷糈呢？”刘邦被她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得相信起来，便对她们二人笑